

中外文庫 之三十六 幽默小品(一)

何 敏 著 · 定價台幣柒拾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要目有：脚踩兩頭船·換湯不換藥·玩命之徒假裝糊塗·一根扁担打天下·判得天真·心病只有心藥醫·萬病一「驚」·得意莫忘形·人算不如「天算」·笑斷腸子·神仙老虎狗·好漢不提本年勇·喫醋·疑心生暗鬼·貓的戰術·張飛殺岳飛·有眼無珠·吹牛不犯法·因禍得福·釋賊笑談·胆大不怕羞·心中有鬼·知名度·精過了頭·報復的藝術·糖衣炸彈·逼宮·牛步·再談妙聯·「姓」的幽默·扒灰·終朝只恨聚無多·十指按十蚤·又喫又臊·老壽星騎公雞·言語扞格·「公道」外表·冒失鬼·莫傷大雅·貧勿諂富勿驕·真真假假·老牛筋·巧辯·電燈炮豬八戒·迷途知返·自作孽·有傷忠厚第一等共一百四十七篇，幽默風趣，使您讀後，時時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

錢鍾書其人其書(下)

鈕先銘

「管錐編」的內容分析

自由世界的學者，對管錐編一般的看法，大體歸納成下述的幾點：

- (一)這是一本錢先生的「讀書札(雜)記」。
- (二)是借古諷今，隱藏着對中共政權的批評

(三)所用的文體是文言，有六朝四六句之風，用字古澁，較難解讀。

(四)序，是錢先生的自序，是一篇絕妙的佳作，言簡而意賅，代表了他的心聲。

(五)博古通今，學貫中外，前者是縱的歷史(中華文化)，後者是橫的連串(引用中西學者名著，以鑒正)。

(六)結論：十六個字——四句：

博史通經，
學貫中外。
旁徵博引，
借古諷今。

以上的評價，是明瞭簡單，十分正確。但我却沒有看到更詳細的分析，或許我沒有搜集到，所以再以我的管見，請益於方家。

(一)先從自序說起——他的心聲。

(下) 錢鍾書其人書

(一) 序的正文，分為兩段，全文共一百八十三個字，用古六朝文體敘述。

(二) 第一段是寫於一九七二年八月。第二段寫於一九七八年一月。名之為「又記」。時間相隔六年。自序原文分三段：

① 管窺疏記，識小積多，學焉未能，老之已至！

② 遂料簡其較易理懂者，錐指管窺，先成一輯，假吾歲月，尚欲廢揚。

③ 又於西方典籍，褚小有懷，綆短試輯，頗嘗評泊考鏡；原以西文屬稿，亦思寫定，聊當外篇。

④ 做帶之享，野芹之獻；其資於用也，能如豕芥枯梗乎哉？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。

⑤ 命筆之時，數請益於周君振甫，小叩輒發大鳴，實歸不負虛往，良朋嘉惠，並志簡端。

一九七二年八月。

(註)：「管錐」出於莊子：以管窺天，以錐測地。現在我來分段的解釋分析：

① 第一段是說：他悶頭寫作，已經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不知老之「已」至，不是「將至」，而是「已至」。時唯一九七二年，四人幫已逐漸垮臺，大陸已現曙光，而他却老了，好不容易「等」到今日！也「忍」了許多！

② 第二段是說：既有希望能出版問世，他還想再寫幾編。我猜用「管錐」為命名，實始於斯時，管窺、錐測、管窺、疏記，固然是自謙，但還是留着政治意識的後路，先來個「我疏忽、盲從」。認識不清的坦白。本是他個人讀書札(雜

) 記，從來沒有想過公開發表。

③ 第三段是說：他曾用過外文來撰寫，今既能用中文發表，那麼洋文稿就聊充外篇。

為什麼要用外文來寫？本是讀「中文古籍的札記」，即使最初就想供應洋人閱讀與參考，也不能不附古籍的原文，否則簡直找不到來源。這裡有三個笑話的例子：

第一個是我自己的，陽明山原名草山，後由

蔣公改以陽明命名，日本學界，曾請陽明學說的漢學權威安岡正篤先生來臺晉謁，府裡指定我為翻譯。我雖然不能說沒有讀過陽明全集——是實踐研究院指定讀物，可是那樣馬馬虎虎讀過的書，來作學術的傳譯人，自畏不勝；所以我先帶了全集去訪安岡先生，作了事前的準備。像「子曰學而時習之」也好，我總不能只說：孔子說的，學！必須加以實踐，這樣傳譯就够，總得唸唸原文才像話。

第二、第三的例子：日本有位德國文學權威作家丸木沙土(筆名)，用日文每寫到不可告人處，便用中文寫，夾在日文之中。「賈萊泰夫人的戀人」，原是英文寫的，却不敢在英倫付梓，初版是在巴黎發行。二、三兩例，僅是忌諱，錢兄或更多顧慮，才用西文寫。

中共有三千八百餘萬黨員，據統計只有不過半數是高中畢業的程度。像錢兄用的古澁文字，至少中共的特務(黨員)，沒有一個人看得懂。

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曾任大陸河南大學的英文教授詹姆士·肯尼遜寫的，他說：「在整個大學的行政部門中，只有一個人上過大學，讀過

兩年，是在延安主修馬克斯主義和游擊戰。」我常說：教育、人口是中共兩大敗筆。

④ 第四段是說：既能發表，總應當在學術上派點用場。

⑤ 第五段是說：錢本人並不是一個人閉門獨立造車，還有一些同路人，共襄壯舉，但他只指了周振甫一人。我現在將周的履歷歷附記如下，以供參考。

周振甫，一九一一年生，浙江平湖人，廿一歲入上海開明書店，一九五三年轉入中國青年出版社，迄文革。一九七一年入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年借調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。除編輯魯迅著作外，寫過孟子、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等。選譯過文心雕龍、陸機的文賦，又寫過「毛詩詞淺釋」、「魯迅詩歌注」。一九七八年在「歷史研究」上，發表過「從四人幫的批孔看影射歷史學的破產」；此文曾轉載於香港報紙。

文士周邊應有三種人物，老師、朋友、弟子。周振甫小於錢一歲，當然只是朋友，不過也是在四十歲左右才陷於大陸的。

周一生從事於古典文學研究，對今人的評述，只有魯迅詩詞和毛的詩詞，應該離政治性較遠，其「歷史學的破產」一文，可惜我沒有搜集到。愜然！

⑥ 第六段是記時——一九七二年；我猜這時問不確，或係倒記。因離文革結束太近，而且序文不應當先寫於五、六年前；該書是一九七九年出版。是否排印工作太慢？不可能，在一九七二年左右，未必能全用繁體字來排錢的書。最妙是

：在一九七二年正式自序後，一九七八年增加了後半段的「又記」：「初計此輯尚有論（全唐文）等書五種，而多病意倦，不能急就。」

「已寫定各卷中偶道及『參觀語』，存而未削，聊為異日之券」，「一九七八年一月又記」。

又記的前段是說：還有（全唐文）等五種書還沒有寫，另四種是什麼書，暫不論；但全唐文沒有寫，却非常可惜。

全唐文共有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篇，這是一八四四年受清廷之命所「集」的，摘之於：①四庫全書；②永樂大典；③古文範；④文苑英華；⑤唐文粹五大類的典籍，作者凡唐五代之三千零四十二人，都附有小傳，編輯方式相當的科學化。

錢兄有生之年，若能續編，自所慶企！這裡我可連想到一個小問題。

（一）錢先生是「寄籍」於社會科學院，當然是中共的學術研究機構；可是行使大權的幹部們到底受過什麼教育？像前述的河南大學，僅有一位是進過大學兩年，學習的是游擊戰和馬列主義，對於學術資料的珍惜，一定十分的外行。

社會科學院，幾度改組，是否有遷徙之事，不得而知，但據錢妻楊季康（絳）在「五七幹校六記」中所述，她和他們去整理書庫，封塵已久，零亂不堪；可見得行政管理高幹，根本不珍惜資料。全唐文！塞在那裡？也許無檔案可稽，所以錢先生就無從讀到了。

我說錢兄是「寄籍」，而不用「服務」者，他是躲藏在那裡，作為避難之所，那有資格，主

動來找書看！這就是錢先生所處的環境，我們可以想像的。

就這樣避呀避的，還是逃不出魔掌，還受了八個月的下放！五七幹校。

（二）錢先生「寄籍」於學院，每日作些什麼？受了施捨者供應，總不能不做些事吧！海外無此報導。夏教授的晤談，沒有問過；已故的許教授在北京前門口的小宴，沒有談過，莊教授的七篇訪大陸記，沒有點到過。海外教授們都太客氣，不想去摸他的瘡疤；所報導的，都是些「印象記」，若以印象記來說，我無寧採信於陳若曦的「城裡城外」，因為她沒有提到鍾書的大名，反而比較放手去描述。

大家對他所談的，只有四個字：

「沉默抗議」。

（三）錢兄的生活素描，我只能想像的說：

- ①是待遇不錯，應有月薪人民幣二百元（楊絳另外），高出工人四倍。
- ②必須研究信條，參加學習、開會，佔大部時間。
- ③寫作不自由（當然），有「交辦」文件，曾英譯過毛語錄（集體工作）。
- ④拿他當作電腦的機器人，壓榨他對外文的剩餘價值。

古典研究溝通中外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能寫出一部「管錐編」，已經是上上；可是錢兄有所不甘，所以他在自序的又記中，才說他漏掉了全唐文等五種。

又記的後段，可以看得出錢兄對治學的謹嚴。「管錐編」本是讀到那裡寫到那裡，我們不能用「信手拈來」四個字來形容；他雖沒有選擇書的自由——那是受學院的行政人員所控制的，可是他抓到了一本——他可以取得的，那怕是斷簡殘篇（後述），他也如獲至寶的認真來研讀。有時也許是時間關係，也許是「倦意」——他自己說的，他就用「參觀」兩個字記下來，作法是：在「參觀」兩個字的下面再記些書名；意思是：還要用這些書來引證。這本是他個人「記號」，一旦要公開，就覺得「讀書」時的疎懶，所以想刪除的；但還是留着，以待將來的查證。「參觀」，在我看來就是「參照」或「參考」的代用。

第一冊

- ①周易正義：廿七則。
- ②毛詩正義：六十則。
- ③左傳正義：六十七則。
- ④史記會註考證：五十八則。

第二冊

- ⑤老子王弼註：十九則。
- ⑥列子張湛註：九則。
- ⑦焦氏易林：卅一則。
- ⑧楚辭洪興祖補註：十八則。
- ⑨太平廣記：二一五則。

第三冊

- 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：一四〇則。
- 第四冊
同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：一三七則。

全集對上述十部的：經典、史書、子部、說部以及唐文以前的文，或作割記，共箋註了共七六三則（條）。

鍾書先從「易」、「詩」開始，是極為正確

中國的古書：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早已失傳，只剩名稱而已，我們不談了。周易、毛詩只怕是既存古籍中，有系統的書。

（一）周易，據傳是文王、周公、孔子所作，而又是出之伏羲的八卦；秦焚書而獨存，這是說帝王還要加以利用。

錢的原說（見「管錐編」十八頁）：「聖人以神道說教，而天下服矣！」

古代國家建立，有四大重點：①神明——這是宗教，也就是思想；②祇山川——這是地理領域；③敬宗廟——這是國家、政治；④恭祖舊——這是歷史、家庭，也就是立國三大要素——國家、人民、土地。

錢引用古希臘、羅馬的學說，奧古士德大帝說：「有神則資利用，故既欲利用，即可假設其有為」；錢是否說：毛語錄是設教以服民？錢沒有明言，或有此意，但不濃厚；從極權政權來看，代代朝朝有之。

錢引用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吉朋（Gibbon）的：眾人視各教皆真，哲人視各教皆妄，官人視各教皆有用。（見原作十九頁）。

其餘，錢當然也引用了中國舊有的書籍來印證，如墨子：（明鬼）；柳宗明：（斷刑論）等言。

我的管見：世界三大古國，埃及的出埃及記（舊約）、印度的吠陀、中國的易經，都是從宗教而發展的。

（二）毛詩，為毛公所作；大毛（亨）字？小毛（萇）字？不談。這是一本古代的浮世繪，也是一本音韻學的來源，明有陳策著的「毛詩古音考」，清代陳啟源著的「毛詩稽古編」，清顧炎武有「詩本音」之著。還又兼為一本人倫學。

錢對詩很有興趣，箋註過宋詩（註），雖未看見過他註（全唐詩），但對李商隱的「錦瑟」，却大發議論，記得三數月前，中央日報海外版，即提到此事，可惜我忘了剪報。

註：錢鍾書在大陸易手後不久，一九五七年前，有一本巨作：「宋詩選註」，也是一本有份量的書，着重於南宋。自承唐五代之後，中國一直都有外族侵華之憂，一九五七年前後，正值中共與蘇共破裂，所以鼓勵他出版，在一九七八年又重印。

錢對毛詩中男女關係，特別強調，這是深受到西歐文學的影響。他一方用曹子建的洛神賦：「華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」；又用費爾巴哈的「愛情乃心與口之啖噬」（德文）；還用俗文學的：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」；這大概是：「一杯水主義」的「變文」。

錢鍾書與陳寅恪在大陸時有交往，陳為散原先生的傳人。

（三）左傳，這是古籍中通俗書，讀過的先生、女士們很多，此處不評。

（四）史記，假設左傳是斷代史，那麼史記是通

史，而是用傳記文學方式寫的。宋裴駰為集解，唐司馬貞索隱，張守節作正義，有三種註釋。

史記雖非通俗讀物，對年紀較大的一代，也不太陌生；可是現時一接觸到史記，便會將三百年時距的兩位歷史人物，放在一起來聯想，那便是「批孔揚秦」！

從世俗的善與惡來評價，當然是皮相；用極權與民主（霸與王）來權衡，只僅限於現實的時空；尚儒乎？尚法乎？也不過的歷史思想上一個問題而已！

錢的「管錐編」中，却高人一等，僅用一個「朕」字來發揮，朕與孤是脫離人民的。他引用了：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詞，「以字源為述逃所」！這是多麼的含蓄！（見原文二五六頁），但有一段却比較露骨，錢用了兩套絕句：

① 誰知十二金人外，猶有民間鐵未銷！
② 焚書早種咸陽火，收鐵偏遺博浪錐！
這一段是否寫在「土法煉鋼」期間？很值得玩味；果爾，我覺得：鍾書那當時還是火氣太重！

以上是第一冊；是屬於「經」、「史」類的。第二冊以後才觸到「子」與「集」。

四冊大書寫作時間

我不知鍾書寫「管錐編」，從何時起？尤其是每一段寫於何時？這很重要！因為這冊年的大陸，變幻太多，起伏太快，對他寫作的心情，無影響。我覺得他是：「每下愈況」。

這並不說：他的二、三、四冊裡，寫作不精

，鑽研不動；而是他的心情，日益衰退；這或許也與年齡有關。鍾書生於一九一〇年，屆他陷於大陸是一九四九年，正值四十左右；縱然是業已「覺」，此「覺」與「釋迦之覺」雖相同！但還是：身似春蠶，雖已再眠，而又「心」却還是「心如老驥常千里」。對於已往的所謂：「民主人士」的自豪，固已幻滅，然而對於共產主義的現實與理論，多少還有幾分幻想與存疑。所以第一冊，我認爲是初期的，倒還找得到一些「氣」兒！

到了越看越不像樣，望了不似人君，那股氣兒也再洩了，便走向「鑽牛角尖」的寫作路線。這時鍾書的心情是：

吾衰臥溪屋，坐閱九鼎徒！（陳三立先生句）

其實，老子這本書，若藉以借古諷今，是好資料，可是鍾書沒有那樣的「俗」，已沒有那股子氣兒，來耍嘴皮子和筆桿，他就鑽在王弼所註的藍本裡。王弼，三國人，曾註「老子」與「易」，不幸於廿四番花信的盛齡竟然凋謝，在古代文壇上與王勃（唐）比美，實千古哀話，也是萬世惜才！

錢兄也再註「列子張湛註」。列子本是一本問題書；一說是周列禦寇寫，一說非自作，再說即張湛所杜撰。

張爲東晉人，與當時高僧道安法師同時，因之張湛頗受佛學之影響；鍾書却又參之於「道」。

張註列子中論人物的，有黃帝、周穆王、仲

尼（孔子）、楊朱等，都強制的納入其玄學之中。故鍾書說：「一笑一默，都將孔子寫成彼法中人」（見原文五〇〇頁）。

在錢註張列子後，鍾書又談到焦氏易林，焦爲漢之焦延壽，焦氏易林凡十六卷。第一冊中已談到周易，今又論之，其理何在？前者是研究其理論，後者探討其技藝（卜）。

這兩次對「易」的研究，時間相隔多久？我無法判斷；但鍾書的心情，則完全不同；進入到後者的時期，他多少有些放棄哲理的路線，而又走向遊戲文章。正和蒲留仙不作八股而寫聊齋。從表面觀，並不十分顯著；但從一貫看，這是有跡象的。在大陸變色前，他寫過「人、獸、鬼」，這是他對當時的現實情況不滿；到了寫「焦氏易林」時，又是再度不滿的時期！這種不滿的寄托，相當深藏，不易爲人所發現，若仔細去探討，不無有因！我們可以下列的寫作來觀察。

（楚辭洪興祖補註）

楚辭，書名；漢，劉向輯。以屈原爲中心，加以宋玉、景差諸賦，並附以賈誼、淮南、小山、東方朔、嚴忌、王褒諸作，及劉向（輯此書者）自作「九歎」，輯成爲楚辭十六篇。宋，洪興祖補註十七卷。

以古典文學來看，屈原爲作「賦」之祖師；鍾書之作，並不是來討論「賦」；而是在「離騷」上來作文章；離騷者牢騷也！借屈原的牢騷，以發錢鍾書的牢騷。

寫愁，寫怪！錢用「泉水」詩：「鴛言出遊，以寫我愁！」但却又用庾信「愁賦」句子說：

「深藏欲避愁」，以自隱！以自嘲！這種「愁」，確是深藏不露的！

（九歌、九章、天問）

屈原的作品並不多，僅廿餘篇，能傳二千餘年，已難能可貴；上述的離騷、九歌、九章、天問，幾乎將三閭大夫的創作包括了。

九歌：是寫楚國南部之俗傳，凡十一篇。

九章：屈原既放於江南之野，「思君念國」，憂心之至，這是他思國之作。

天問：說屈原被逐放到了蠻荒（當時的），看到奇裡古怪的神殿，牆壁上有些「怪物行事」的記載，才作了天問。怪神殿、怪記事，是否有怪壁畫？則不得而知！

據蘇雪林教授的考註：九歌是域外的神話，天問是域外份子的全貌。域外這兩個字，在中國文章中，並不一定代表現代觀念的外國；可是這位女教授說：天問策源於西亞，世界幾支古文化，如兩河流域，波斯今之伊朗，埃及、希臘、希伯來、印度和中國，面貌精神，有許多相同之點，埃及則同源而異途，但也影響所及。

我沒有這方面的學識，連知識也不够；只好存疑。但古史神話，則幾乎相類却是事實；從地理上來說，絲路、海路、歐、非、亞的通道，爲時已久；紀元前二四三年即有西域僧釋利房來華傳道，張騫出使西域之前（紀元前一一九年之前）在蜀（四川）已發現印度的文物，可見陸路是早通的。

海路有較晚之說，理由是：印度洋季節風太強，航海術到十五世紀才發明經度，還不知緯度

造船術也差——楚王有船破溺死之說。其實不然，海島移民，史前即有；而「方舟」載於舊約——有尺寸、有噸位的記載；何況歐、亞連環，沿着海邊走，決不是難事。所以蘇教授的考註，並不是事出無因。

那麼此類的紀錄何以消滅了呢？則歸咎於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」；焚書是定論，坑儒呢？異端學說者，大概連外國人也殺掉了！

以上應說是我個人的漫談，更不作學術論。目的在說：錢在時空間心理上的變幻！

第二冊最後一章是「太平廣記」；這是「管錐篇」中，我主觀最不喜歡的一書。鍾書自己也不大愛此書，他自己說：「書無序列可按，殊難窺其命名與取捨，『太平』易明了，『廣記』則不識何謂？有（廣異記）序，歷舉漢、晉以還志怪搜神之著。蔓延無窮，直可移為本書序列」（見六三九頁），他又自圓其說：「然皆是驚惕在心，或可諷歎……采擷用意，亦復難解……洵投所好而得其宜。」

此書的來由是：小說總集，北宋李昉等所編輯（非創作），成於公元九五〇年後，五百卷，另目錄十卷；按性質廣分九十二大類。採錄自漢以迄宋初的小說；分筆記、稗史等四百七十五種。我所考證的大概如上述；鍾書為何要註釋此書？第一是他歡喜鬼怪，而自己也喜歡寫鬼；但這兩次歡喜鬼的時代不同，因之借鬼銷愁的心情也不一樣。

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前後，正值民國卅五、六年，抗日勝利之後；他不滿現實，以「上帝的

夢」及「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」等文，多少有些懷才不遇之感，而借鬼來發揮。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以後，也就是中共政權十年左右，所見的盡是妖魔鬼怪，就借鬼來譏諷現實。

第一次寫鬼，是自己是鬼，以鬼來看人，想以上帝來救人，以釋迦來度人；第二次來「註」鬼，是說你們是鬼，我不是鬼，遺世獨立，人醉我醒。

所以他的心情，前者是大乘的模式，後者是小乘的模式。這是我的猜奪，鍾書或者更有甚於此；他又回到了老莊的看法，進入到虛無漂渺之間！

苦悶之中作為消遣

進入到這個時期，他的學識修養，他對宗教並沒有濃厚感，他讀過新舊約，他讀過大乘論，也讀過小乘的有部，更配合西洋的宗教學說，他迷惑了，知道的太多，而抉擇却少；最後他拋棄了世界觀，而回到中國人，師老子之無為！

第三、第四冊，是從「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」，共二百七十七則。我沒有這套學識來研討它，全部計七〇〇頁，約一百廿萬字，包括着幾百個作者，引用了中外書籍幾千本，我何敢妄自尊大來開「惶」腔！

讀並不難，了解也甚容易，因為只要是一個讀書人，對中國歷代的文章，那有不讀過幾篇的？可是沒有辦法一篇一篇來琢磨。

鍾書不是一位史學家，他當然也懂得歷史，也熟讀中國全史；他雖然等於太史公下了蠶寶，

但他不作口誅筆伐，也不願作歌功頌德；他讀史的心情：是「惜乎擊之不中，而浮一大白！」所以他拋棄了史而讀集，放棄了宗教觀的子而讀文集。讀的東西也很偏，註的東西也很窄，大有言人之所不願言。

他拿這些文章當作小說看，有一個時期拿來作消遣；信手翻來，信手作註。他無緣讀索忍尼辛的「古拉格羣島」，也看不到哈洛羅賓斯的「貝絲」，想重讀一遍法國的「波華麗夫人」，或亦不可再得；所以才將上古六朝文當作小說來看，看小說會上癮的，還賸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文集，尚未註釋，尤有餘悵，他才在「管錐編」序文的又記中說：尚有「全唐文」等書五種，而多病意倦，不能急就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正賸了五個朝代！

太太作品抗議文學

從整體來研討，錢鍾書的治學，是似有規律而無規律，似有計劃而無計劃。這是環境使然！我忘了在何處何時看過一篇報導：說大陸圖書館，根本沒有總目錄；而管理人員，常借推辭，以婉拒學者所須。沒有說話的自由，當然也沒有看書的自由。

於是發生了兩種普遍現象：一般人根本不看書，一種人是看書而鑽牛角尖；學者們大體屬於後者。正如紀曉嵐先生說的：「生死書濼似蠶魚。」

這倒也不自今日大陸始，在控制思想的各朝代中，訓詁小學，總是特別發達。當然有些人是想像龍附鳳，惟恐馬尾之不足，到頭來是惹火上

中 外 雜 誌

身。鑽牛角尖來訓話小學也好；高唱東方紅也好，正如大陸詩人孫靜軒在他的長詩所寫着：「我們流血流汗，辛辛苦苦，以為在建造社會主義大廈，到頭來才知道蓋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！燒燬了財神、菩薩，難道是爲了掛起新的神像！」

這是大陸存留的知識份子所懷着的普遍思想，錢鍾書是其中的甚者，也是其中的聖者！

日前有位臺灣的新聞記者洪先生來美專訪，也提到錢公的「管錐編」，認爲「大家都說看不懂」。其實不然！鍾書固然是用文言體來寫，並無不易了解之處，所以不易懂的來由：第一是他用的是訓話的格局，而却抱着抒情的心境，他可以沒頭沒腦的來寫，我們却無法沒頭沒腦的來讀。第二：他是學者，是教授，可是「管錐編」的出發點，不是學術性的研究，不是教材式的說明，而是信手拈來的讀書札記。第三：有人想鑽研他的「借古諷今」，這是有些多餘的，所以內子在讀罷她老師的作品後，有一首記事詩：

自古文章見慧根，

管窺錐指記傷痕；

劫灰秦火朝朝有，（朝代之朝）

底事枯腸索斷魂？！

大陸真有另一批地下文化鬪士，那些都是第一線的勇者；錢鍾書不是，他是第二線上的羽扇綸巾智囊團，他所採取的方針是：

孔子的中庸；

耶和華的愛心；

釋迦牟尼的慈悲；

來找中華文化的「根」！正如夏志清教授所

說：「真覺得這將是一部世代流傳的金庫玉典，我們的子子孫孫，若有志研讀古代的經籍，就非參閱『管錐編』不可！」

有人說：錢鍾書不想自己出面來杯葛中共，所以指使他太太楊季康（絳）來寫：「五七幹校六記」；我並不以此說爲然。

季康只小鍾書一歲，同鄉同學，是一位出色的劇作家。四十年代有劇本「弄巧成眞」、「遊戲人間」、「風絮」等作品，「唐·吉訶德傳」譯作。

「五七幹校六記」，淒清絕代，更爲海外所傳誦！

女性，母愛更深，女公子錢瑗，曾獲Beitang Conner獎，稱之爲一門四傑，亦不爲愧，惜乎女孀因不勝迫害而自殺，焉能不感悲憤！近聞季康另有新作小說，正拭目以待拜讀。

後 記

內子承美，爲錢先生的弟子，曾撰「錢鍾書老師的剪影」一文，並寄呈崔萬秋兄斧正，結果她認爲對老師有失尊嚴，不願發表，所以要我來改寫。我也因循再三，一再修改本文；我覺得不僅兩岸陰隔，現在又加了一岸，太平洋的此方美國，觀點總是不同的，願賢諸賢者教益。

風流人物

萬 墨 林 等 著
第一、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

- 第一集要目：（一）民國四大美人（二）徐志摩四角愛（三）蔡松坡鳳仙懸（四）喜艷親王劉喜奎（五）藝壇奇女子：劉喜奎、樂蒂（六）末代狀元三角愛（七）坤伶主席新艷秋（八）賽金花本事全文（九）洪狀元煙臺舊事。第二集要目（一）浪漫大師郁達夫（二）郁達夫遇害謎底（三）一代紅顏陳圓圓（四）美人窩裏黎錦暉（五）風流次長唐有壬（六）第一荒唐陳公博（七）慈禧與榮祿（八）艷星艷聞錄（九）將軍與詩人（十）梁任公的秘密戀史。米采百出，美不勝收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。